

知其可愛者為難商有天下成湯作之太甲守之而中有不類之憂向非阿衡之佐則求其思庸之復也難矣周有天下武王作之成王守之而中有流言之變向非周公征之則求其鳧鷖之雅也亦難矣以唐太宗之豐功大業一正天下建不拔之基而晉王之立殺父之臣失父之政卒至于大亂矧不及于太宗者乎元宗即位二十九年有經營四方之志約已慎刑勤政如一向非任用群小屏棄忠良國用不單于閩楚師旅不棄于淮甸則庶幾完成之君也志有之曰揚者易生之木也一人梢之十人拔之無生楊矣以新造之庶而守之非道不幾乎朝萌而夕握其亡也不旋踵故周世宗以衰世之鋒一鼓而十四州之地掇如也悲夫嗚呼春秋之時君薨明年正月公即位自桓公始宣成而下未嘗革也昭公薨于乾侯定公于明年夏六月戊辰即位者其故何哉

蓋非常之變起于不可測非常之禮行于不得已古之人觀會通以應世則處非常之變用非常之禮者皆禮經之所不得而考也義起于情而已矣且諸侯薨于路寢而昭公客死于乾侯者非常之變起于不測也嗣君釋冕友喪而定公即位于明年六月者非常之禮行于不得已也元宗殂于豫章後主留守建康必待喪還既殯而後即位其偶合乎定昭之事乎且聖人制禮立天下之大為天下之大防也情偽之變無窮而禮之所載有常以有常之禮御無窮之變則亦隨其宜而已矣故禮不盡而義有餘則禮以義起義不足而禮有餘則義以禮達君子遭變亂而無曠于禮者在

其義爾天喪禮之大與禮經載之詳矣而曾子之所問者禮經有所不及也變禮之不測曾子問載之詳矣而君薨于外世子泣于內者曾子問有所不及也非趨時而合義其孰能與于此哉

德雖不執孰非天七日月供照燭火銷光作後主書 後主名煜
字重光初名從嘉元宗第六子也少而聰慧善屬文工書畫
初封安定郡公准上兵起為神武軍都虞侯泚淮巡撫使累
遷諸衛大將軍諸道副元帥封鄭王太子莫卒四兄皆早亡
以次為嗣改王吳拜尚書令知政事建隆二年元宗南遷立
煜為太子監國六月元宗殂于豫章七月喪還建康太子即
位尊母鍾氏為太后太后父名太章故改號聖尊后妃周氏
為國后封弟從善為韓王南都留守從益鄧王從謙宜春王
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以右僕射嚴續為司室依前
平章事大赦境內文武進位有差罷諸路屯田使委所屬令佐
典常賦俱征八月鄂州王崇文卒以南郊巡檢使延謙為武清軍
節度使留後冬十月以南都留守韓王從善為司徒兼侍中 諸道

兵馬副元帥以鄧王從益為司空南都留守下令諸司無職事官
四品以下至九品日二員待制于內殿泉州劉從效遣其子紹基
來貢二年劉從效卒州人立其次子紹鎡為留後紹基未還統
軍使陳洪進執紹鎡并其族送于金陵推立其副張漢思漢思老
老不任事洪進逐之自稱留後國主即以國主為清源軍節度
使以紹基為殿直軍都虞侯紹鎡為監門衛中郎將句容衛張
張祕上言為理之要詞甚切激國主手批慰諭召為監察御
史以神武統軍朱業為寧國軍節度使以潤州林仁肇為神武統
軍秋七月建州陳海卒禮部尚書潘承祐卒以江州何洙為左
武衛上將軍封芮國公以宣州朱業鎮江州以神武統軍林
仁肇為寧國軍節度使乾德元年夏左武衛上將軍何洙
卒秋七月以兵部尚書游簡言知尚書省遷右僕射是歲

南平高維冲歸于東師國除初金陵臺閣殿庭皆用錫吻自乾德後朝廷使至則去之使還復用二年春正月始用鉄錢以鉄錢使戶部侍郎韓熙載為兵部侍郎勤政殿學士初烈祖且殂謂元宗曰德昌宮泉布億萬緡以給軍用吾死善修鄰好北方有事不可失也及元宗即位兵屢起德昌泉布既竭遂鑄唐國錢其文曰唐國通寶又鑄大唐通寶與唐國錢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為輕小保大末兵窘財之鍾謹改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徑寸士分重十八銖字八分書背面肉好皆有郭謹誅遂廢至是有鉄錢之議每十錢以銖錢六雜銅錢四既而不用銅錢民間但以鉄錢貨易物價增涌民復盜鑄頗多芒刺不及官場圓淨雖重其法犯者益衆至未年銅錢一當鉄錢十禮部侍郎湯悅上言泉布屢變亂

之招也且豪民富商不保其貨則曰益思亂累數百言不報夏鄂州黃延謙卒以宣州林仁肇代九月封長子仲寓清源公次子仲宣城公冬十月仲宣卒追封岐王十有一月國后周氏殂三年春葬昭惠后于懿陵蜀孟昶俘于東師國除以江州朱業為神武統軍侍衛都軍使以虔州苗後柴克貞為奉化軍節度使夏司空平章事嚴續鎮潤州秋九月聖尊后鍾氏殂召南都苗守鄧王從益還都以鄂州林仁肇為南都苗守南昌尹葬光穆皇后于順陵四年夏五月以吉州刺史楊守忠為武清軍節度使苗後秋十月神武統軍朱業卒十有二月潤州嚴續卒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于光政殿宿直國王引與譚論或至夜分開寶元年夏江王景暹卒冬十有一月納后周氏昭惠之母弟也二年春以左僕射游簡

言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夏簡言卒以禮部侍郎湯悅為門下
侍郎平章事知制誥張洎上疏曰悅非經綸之才不宜處鈞衡
之地國主以悅文學舊臣特加擢用乃罷洎職冬較獵于青龍山
還憩大理寺親錄囚原貸甚衆韓熙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固園
之中非車駕所至請損內帑錢三百萬充軍資庫用國主從之
繩愆糾繆其熙載之謂乎天子詔國主諭南漢稱臣劉鋹怒執
我行人龔慎儀三年中書侍郎韓熙載卒贈平章事命境內
崇修佛寺又于禁中廣罷僧尼精舍多聚徒衆國主與后頂僧
伽帽衣袈裟誦佛經拜跪頓顙至為痛贖由是建康城中僧
徒迨至數千給廩米給帛以供之四年春劉鋹俘于東師國除
夏四月齊王景達卒遣弟韓王從善入朝留于東師授泰寧
軍節度使國主表求從善還國不許自從善不還四時宴會

皆罷登高賦文以見意曰原有鶴兮相從飛嗟嗟季兮不來
歸常怏怏以國蹙為憂各有商人上密事請徃江陵竊燒
皇朝戰艦國主惧事泄不聽商人遁去五年春皇朝屯師漢
陽鄂州楊守忠以聞人心大懼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
下省為左右內侍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
林為文館樞密為光政院降封韓王從善為南楚國公鄧
王從益為江國公吉王從謙為鄂國公其餘官號多有改易殿
庭始去鷓鴣每遇皇朝使至國主衣紫袍備藩臣禮使退服
御如初大年春皇朝使中書舍人盧多遜來聘國主願受
封拜不許洪州林仁肇卒中書舍人潘佑荐衛尉卿李平
判司農寺又荐平知司會府群情紛紛以為明党佑上書極言
時政凡七章不止有家國陰陰如日將暮之辭國主惡之乃牧平

下大理自縊妻子徙饒州次牧佑佑自到母及妻子徙虔州七年
皇朝使閣門使梁迥來聘從容謂國主曰今歲國家有柴燎
之禮當入助祭國主唯唯不答秋中書舍人李穆賈

詔曰朕以仲冬有事于圓丘思與卿同閱犧牲國主辭以疾穆
反命遂決進取九月王師自荆湖直趨池州池州王將戈彥城走
遂克池州進軍當塗將軍張溫鄭彥華杜真相繼敗績下
教去開寶年號公和牘籍裡成歲江南自周世宗後不復
用兵僅二十年老將已死主兵者皆新進少主以功名自負輒抗
王師聞兵興踊躍言利害者日有十數及過苒敗北中外奪
氣戒嚴城守固主遣徐鉉周惟簡奉表乞緩師 不答主師
進屯建業城南十里時雖下池州及姑熟餘群皆未奉 命糧
道限隔樊若水請于採石繫浮橋以利轉輓每歲大江春夏

暴漲謂之黃花水及 王師至水皆退小故識者知其天命焉吳
越圍常州軍使余成禮劫刺史禹方誠以降吳越進圍東口議者以
東口要害之地當得良將守之乃拜親吏劉澄鎮海軍節度使
苗後以凌波軍都虞侯盧終為援澄已懷嚮背因說絳還金陵
而自率將吏降越袁州萍鄉制置使劉茂忠破潭師于境內
拜茂忠袁州刺史八年春閩氏為師徒昇元初均量民田以定
科賦自二緡以上出一卒號義師中有別籍分居又出一卒號新
擬生軍民有新置物產者亦出一卒號新擬軍又于客戶內有三丁
者抽一卒謂之園軍後改為技山軍使物力戶為帥以統之保大
中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瑞牛官給綵段俾兩較其遲速勝
者加以銀枕謂之打標舟子皆籍其名至是盡蒐為卒謂之凌
波軍又率民間仿奴贅壻謂之義勇軍又募豪民能自脩緡

帛兵器招集無賴亡命謂之自在軍又括百姓自老弱外能被
堅執銳者謂之排門軍并屯田白甲之類凡一十三等皆使扞敵
守把夏誅神衛統軍諸軍都虞侯皇甫繼勳秋洪州節度
使朱令贇將兵一十五萬屯潯陽湖口與諸將議曰今若前進而
王師反據我後則上江阻隔退乏糧道亟為虜矣乃以書招南
郡苗守李克貞代鎮湖口克貞以病留令贇亦未進國主累促之令
贇以長筏大艦師水陸諸軍至虎蹲洲與王師遇舟筏俱焚令贇
死餘衆皆潰金陵受圍經歲城中斗米者相救籍自潤州降後不
聞外信或云令贇已敗國主猶意其不寔冬百姓疫死士卒乏食
誅云大軍決以十有一月乙未破城國主議遣其子清源公仲寓出
通降款左右以謂堅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取降是日城果陷
宮中圖書萬卷尤多鍾王墨迹國主嘗謂所幸保儀黃氏曰此皆

累世保惜城若不守爾可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文籍盡燬先政
使陳喬曰吾當大政使國家致此非死無以謝乃自縊死諸將戰
沒者猶數十人昇元寺閣崇構回山為基高可十丈平旦閣影
半江梁時為瓦棺閣至南唐民俗猶因其名士大夫暨豪民
富貴之家美女少婦避難于其上迨數百人越兵舉火焚之
哭聲動天一旦而燼大將曹彬整軍成列至其宅門：開國主
跪拜納降彬答拜為之盡禮先是宮中預積薪煜誓言社稷
失守當携血屬赴火既見彬：諭以歸朝俸祿有限費用日廣
當厚自齋裝一婦有司之籍即無及矣遣煜入治裝裨將梁迥
田欽祚力爭以謂苟有不虞將誰執彬笑而不答迥等固諫彬
曰彼能出降安能死乎翌日治舟彬遣健卒五百人為津致輜重
登舟一卒負籠下道旋彬立斬之負擔者罔敢蹉跌煜以藏中黃

金分遣近臣辨裝張必得金二百兩詣彬自陳不受請奏其事
彬以金輸官而不以聞煜舉族冒雨乘舟百司官屬僅千艘煜渡
中江望石城泣下自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来焚一場吳苑
室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
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閑坐細思量至汴口登普光寺擎拳讚
念久之散施絳帛甚衆九年春俘至 京師封遺命侯授左千牛
衛上將軍 太宗皇帝登極改封馮西公太平興國三年公病命翰林
醫官視疾中使慰諭者數四翌日薨在偽位十有五年之四十二進封
吳王以王礼葬洛東之北邙山江南人聞之巷哭設齋王著雜說百
篇時人以為可繼典論又妙于音律田曲有念家山王親演為念家
山破其声焦殺而其名不詳乃敗微也

唐會要卷第八

唐會要卷第九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
千戶實封四百戶臣王溥纂

雜郊議下

武德五年壬午

是歲昏敗死惟梁師都至貞觀二年乃亡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

丁者強壯之時中者謂上下通也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

唐主起晉陽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

可成大哉克之為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
萬於此者臣敢昧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人三代之君曰且久者殺之
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也近管蔡則諛入親周召則義
聞豈可謂夫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之然耶始其為太子
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為之師周公為之傳召公為之保伯禽

金分遣近臣辨裝張必得金二百兩詣彬自陳不受請奏其事
彬以金輸官而不以聞煜舉族冒雨乘舟百司官屬僅千艘煜渡
中江望石城泣下自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来焚一場吳苑
室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
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閑坐細思量至汴口登普光寺擎拳讚
念久之散施絳帛甚衆九年春俘至 京師封遺命侯授左千牛
衛上將軍 太宗皇帝登極改封馮西公太平興國三年公病命翰林
醫官視疾中使慰諭者數四翌日薨在偽位十有五年之四十二進封
吳王以王禮葬洛東之北邙山江南人聞之巷哭設齋王著雜說百
篇時人以為可繼典論又妙于音律田曲有念家山王親演為念家
山破其声焦殺而其名不詳乃敗微也

唐會要卷第八

唐會要卷第九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
千戶實封四百戶臣王溥纂

雜郊議下

武德五年壬午

是歲昏敗死惟梁師都至貞觀二年乃亡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

丁者強壯之時中者謂上下通也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

唐主起晉陽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

可成大哉克之為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
萬於此者臣敢昧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人三代之君曰且久者殺之
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也近管蔡則諛入親周召則義
聞豈可謂夫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之然耶始其為太子
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為之師周公為之傳召公為之保伯禽

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為之玩目不得閱淫豔妖誘之色耳不得聞
優笑陵亂之聲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陰頌邪之
黨游不得恣追禽戮獸之樂觀不得愛遐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
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為也亦將不得見之矣及其長而為君也血
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已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
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
有以論焉回佞庸違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論之者有以辨也人
情之莫不欲耀其所能而覺其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
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遊焉逆駕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
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
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典禮
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

則不然滅先王之言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
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官之戮人也而傳
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天下以為貴莫見其面以為尊是
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
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因
諛寬死無所自明而况於踈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
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
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質甚美終可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
虞篡弒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除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
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為意曾
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責者始略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鄰於
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為太子也選知道

德者子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後雖宴遊飲食之間十八人者寔
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
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現以還師傅之官皆宰相
兼領其餘官寮選亦甚重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為司議即
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踈踐之至母后臨朝剪棄正族當中
一聖勞勤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
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今匡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
大哀哉兵興以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耗曠不
任事者為之即休戎罷師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論贊議之
徒踈冗散賤之甚者縉紳耻之夫以凡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
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諫多聞之友以輔之豈天下之無子而可
以疾廢耗曠不知書者為之踈冗散賤不適用者為之友乎

此何及君王之甚也近制宮寮之外往以沉滯僻老之儒充
直講侍讀之選而又踈棄斥逐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
傳成道德而保養其功哉臣以為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
祐祚我唐德以舜生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
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為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為
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之業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
後若有周成王之中才而又生深宮優佚之間無周召保助
之教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况稼穡之艱難乎今陛
下以上聖之姿肇臨海內是天下人之傾耳注心之日也成王訓
導之功今文皇憂習之漸選重師保慎簡宮寮皆用博學
弘深之儒而又練達机務者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
子聚諸生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至德要道

以成之徹善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
者既脩則資游習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
豈其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玉莫不
幼同師長同術職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後選用賢良
樹為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年宋虛之強
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已降因
賤其兄弟而自剪其本枝者同年而語乎微臣竊思為建
永。無窮之長筭輒敢言之
元和三年六月一日鄉貢進士李行脩獻書視漢初經籍起
口傳壁匿煥然明倫其所由者脩廢官立太學朝夕講貫
以究聖意歲時程課以嚴師道使之然也迨乎桓靈之世遂
使扶持亢極匡飭頹俗傳委裘以終大運其儒術已試之明

效歟近學無專門經無師授以音定字以疏釋經是能使生徒
由之中才不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明矣大率五經皆然獨以詩學上
聞趨所急也伏惟赦其愚瞽垂恩聽察夫詩者發人之蘊政謂
之風手舞足蹈之音作用之先祖宗垂風聲勞歌怨誹之音作用
之察吏理審教化是以四海雖大羣生雖廣猶民人之和氣息
乎踵達乎顛流乎足猶草木之風澤漸乎根窮乎杪被乎枝
葉上下無滯氣內外無遁情如此則詩得其任風得其性也
昔殷周相承俱有聖治道洽於上下無快心王化盛告成功
於神明德澤衰反變化於禮素其辭王文譎諫而不訐其教
溫柔敦厚而不愚仲尼接于其時謂王者宜以陶冶風俗臣下
宜以洗濯疑謬道濟于下吾若之何乃採其詩合三百五篇善
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非如春秋諸經或革或因相錯而成也

其若禮樂征伐天地陰陽有度假於亂可見喜怒哀樂譏刺
諷諭無方非其志莫傳志士窮當治亂之時氣有慘舒之變
臻於極而後動積於中而後形故言之成文歌之成聲有一不致
則非全矣是以聖人以全動物之莫能固未施敬於人而人敬未
施哀於人而人哀頑者以之開明躁者以之舒靜道源於是絕而
莫嗣獨有楚屈原頗得詩人之風介於子蘭靳尚之間終以放
死故其道不竟洎秦姍笑三代燔燒經籍世儒坑死於是後學
輒於相語喑呢相授以及漢興雜全經者七十年師口說者四三
輩漢武篤好經術立於學官雖章句大脩而比興未喻時楊
雄司馬相如由是 觀望將迎忌諱勸百諷一推波助瀾文
雖有餘不足稱也然以本學寔盛時因災異屢啟直聲 初
或不究終得其助故自殷已降有天下者莫長焉厥後君臣道

薄詩道陵夷蘊義感慨之士至曰吾何從乎上之追屈原不足
以全性命下之跡相如不足以匡過失故居常則鬱快其膏襟
嘆惜其才代莫宗其源以為詩教未隆於時風雅未洽於下
教未隆則士不勸風未洽則言多缺故聞者卒悞而愠者多暗
投而却也自十聖紹業盈二百載經術益試周旋百度吏事反
為緣飾霸道無所舛登禮巖穴發揚側伏宸心說議猶天地
相宣儒言昌言與日月橫騫以詞讓次征伐而不暴以誠明推
教化而不浮如此則詩學何為鬱然積於空虛不用之地乎書
殘於古今論失於齊魯漢有毛萇鄭康成師道可觀逮聖朝
劉迅者說書三千言近代言詩者尚之公卿諸儒講其異同
綜其旨要列四始之元本窮六藝之粹精不使請以多物而無
詳蔽之一言而得其言極者為師法傳經而行其毛鄭不安者亦

隨而刊正選立傳去弟子貞如漢朝故事然後命瞽史納于聰
明命司成教之世子是謂端木由朝廷被于民里由束師施之
遠方是謂垂化復來詩之官以察風俗是謂兼聽優登才
之選以勵生徒是謂興古四者既備大化自流則動天地感鬼
神豚魚甘葷荼采異俗懷鬼方皆在一致推而廣之神而
化之無難矣不知時變溺於斯言謹詣光順門昧死以聞伏
待刑辟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之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
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公侯
至於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
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
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

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
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于
吾唐萬世之忿一朝而釋僥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
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于夫子
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
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現間元其傳者酌其繼者淺或引刑
名以為文或援縱橫以為理或作詞賦以為雅文中之道曠百祀
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蹴揚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
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
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
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
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

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生戴
勝毛公孔安國劉向范甯杜子春馬融盧植鄭

康成服子植何休王肅
王諸王輔嗣杜元凱

代用其書垂于國曹並記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况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賢之列則未以乎典禮為備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以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事如儒道而有之

聖德修三代之教盡善矣惟貢士一門闕然不脩以為有司過矣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有鄉舉里選必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臣年十五既通經無何心中有文竅開則又學之徧覩文籍見古人有片善可稱必聞於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修禮待之不苟臣既學文於古聖人言皆信之謂肖負待問上國必見上國禮無幾前年二十三學文成立

為州縣察臣得備下土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縣版樣立束縛檢約之日勘磨狀書劇責與吏胥等倫放得引到尚書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携脂燭水炭洎朝晡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為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名氏試者突入棘園重々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今之天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不大信古聖人言及觀今之甲賦律詩皆是偷折經誥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伏見國家開進士一門苟有登升者皆資之為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為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廡冷地是比僕隸以下非所以見微賢之意也施棘園以截遮是疑之賊奸徒党非所以示忠直之道也試

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現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為弊若此臣恐賢臣君子遠去不肖污辱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則以筐篚皮幣承之貢賢才俊又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耻之臣亦耻之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賢察訪行寔無頗邪然後上貢苟不知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矣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扇突不可絕此又惡用格為徒亂人耳又於格中程之人数每歲多者固不出三日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出沒皆為陛下內地自漸海流沙沙南周環繇億萬千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固不少矣若陛下冊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揚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

拔二十是繆收其半徒足滿人数是為取才耶取舍格耶其不可先定人数亦昭矣向之數事臣久為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首科委就地矣臣寒微若出此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慮之中或幾一得之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修格文使天下入貢者皆茂行寔不拘人数其不茂行寔法與之隨此為澄源既澄則來者皆向風矣俾有司嚴加禮待之舉六義試之試之時免自擔荷廊廡之下特設茵榻陳爐火脂燭設朝晡飯饌則前日之病廢幾其有瘳矣人知天子重賢獎士之道勝氣塗漫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之者為士身正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義軒不可得也苟不如此則士之求名無不由邪以正者為士名邪未有公卿不邪者公卿邪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

不從聖慮而憂黔首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視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願輸寫血誠以正此門陛下無以臣迹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窺太常一第不為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為今日貢士之棘事使僻巧佞馳駑閹鍵固臣之力非不能也耻不為也故宜以頑才干有司得之固無忝不得則納履而去蹤跡巢由以樂陛下熙熙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留神獨聽天下之幸也

王者制禮必曰規模規模之興寔資師古之道故當相副其存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則文王為太宗武王為中宗漢則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代宗其後代有稱宗者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稱宗之義不亦大乎孝

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於諸副德教不被於寰

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况別起祀典何又稱宗而廟號又宗稱之萬代率循典禮以闡大猷豈不惜哉望更詳議務令於禮

大孝惟舜與天周極蒸之思惟舜其難至德要道無以加也然畢力追孝誠有所益妨時勦人亦有所損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罔无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不知其所昔魯莊公卅桓公廟楹而刻其楬可謂孝乎然而春秋書之為非禮漢惠帝及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及太宗高宗代宗之廟當時大創制不據禮經至元帝時與博士議即斟酌古禮一朝而罷之豈元帝不敬宗廟乃王者示人以執物也夫廊廟者宗社之所在神靈之所憑猶不可无故而飾之越禮而立之况此寺非宗社所安神灵所宅而殫万人之力以邀二梵之報其不可以

明矣間者昆吾孔熾荐食生人今猶不悛偷居宇下百姓凜凜日不惕遣將攘却無尺寸之功隴外壤地委之豺狼太宗文武皇帝封殖萬有傳之一夫不獲寸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况甚於一夫尺土者乎用武以來卜三年矣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乘補卒至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則十有三年百萬之衆資糧屢取足於人之困竭胡可勝紀勞疲宛轉十不存二父子兄弟相視无聊延頸嗷以俟王命宜伸勤恤之恩降痛哀之詔縱未暇分散穀帛以贍鰥寡无當務省侈費以慎擘之奈何戎虜去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挽太倉无終歲之儲大農有權酷之弊忍以此財興力哉自八月以來時雨愆候禾稼少損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眼食歲若不給將何以救无寺犹可无人其可乎此寺數年方成土木之劳工用之費不

虛府庫將焉取給府庫既竭則又誅求償窮匱不堪鼠竊之盜起戎狄乘間狗吠之驚急得_{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不為深憂乎聖人受命于天以人為主苟功濟于天一人同和其功大矣自然上則宗廟受其福下則子孫賴其慶故孝經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又云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又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未祭詩曰無忝爾祖聿脩厥德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敬慎德教以臨兆人俾四海諸侯勤心助祭延福流祚永無窮耳未聞崇建梵宮彫琢金玉之為孝乎且佛本為相不可以有相求道本無為不可以有為豈馳心於有為之境而邀法於有相之功哉不取也夏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人到于今稱之梁武窮土木而致餓乎寺宇人

無德而稱焉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駕何必勞人動衆而踵
梁武之遺風乎制造初興役費尚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事貴
相時不貴必遂若迴一人之慮從萬姓之心聖德孝思格於天
地堪思霈澤濟乎生靈生靈效誠天地出贊千福萬祿先后
受之豈與一寺較其功德乎公卿列士庭議可否得其忠直之
言真懇之至

興元二年籍天下羣髡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戶一百
七十萬困於羣髡矣武皇帝一旦髮天下羣髡悉歸平民是
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自即位以來詔營廢寺以復羣
髡自元年正月洎今年五月斤斧之勢絕天下而工未以訖聞
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髡如故矣武皇帝即不能除羣髡尚
宜勉思而去之以蘇疲氓况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明之開

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
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以下皆須品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
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墮職而慢于官也寔才有限而力不及耳
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于用力濟于時然後進退可以
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曰今之所察但准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
無苞矣無為多張科目空費簿書旦朝廷萬機非無事也機事之動
恒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駟繼踵今巡使既出其外其州之事悉
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閑自非分州統理無
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為限使其親至
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寔效課其成
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
已自修奉職存憲比于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案劾姦邪糾擿欺隱

隱叱于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其言妙擇賢能委之心替假溫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効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哉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災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望陛下推功損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聞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言雖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大業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摠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于甲冑舟車倦于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往來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工填

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象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兇代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國返速危亡之兆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持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賞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顧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人無道之君以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翫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綉寔迷心之醜毒竊見服翫

織靡如變化于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
敗素于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源不可不道作法于儉猶恐其奢
作法于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鑒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秘于麟
閣盡探順于儒林千王治亂之踪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福之數得
失成敗之機故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之久察無
假一二言焉唯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于業恭体逆于時安伏惟
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以滋重德擇後是以替前非則鴻名
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大

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師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
時務農一時講武以習射御角校材力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
道也孟春之月不可稱兵者甲冑干戈之摠名兵金性刻木春盛
德在木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

元之間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事三日留於陳留
民猶有餘力即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之民力有
餘而力不足耶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率若干戶兵籍而為伍春夏
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叢之將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
農桑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之常兵不
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其廢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
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民力不足也今以力不足之
民而欲重困於群髡將何以踵開元太平事耶貞觀以還開
元戶口最為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即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
元乎借如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又欲以百七十萬給於群髡
是七百萬無羨賦矣即今戶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國
家萬故畢出其間孰與其足也即其監缺不可除而權筦加筭

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嘗欲營國東門諫大夫諱於前
前未及終非徒較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
門之急乎聚徒嘯工豈特國門之役乎寧諫大夫不以言不以
聽乎則不能復廢之已復之髡止而勿施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
修廢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下最不可去者兵也日夜思去
兵之術究開元太平之事莫異日為陛下言之况去無用之
髡也

姚州古者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泊
於後代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牢不
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
絕罰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郊趾奇珍異寶進
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

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勇兵
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
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金銀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
戈戟之用不寔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
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既多歷
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
越蘭津渡蘭倉為他人蓋譏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使蠻夷
之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
赤子身高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
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為國家痛之往者諸
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置兵鎮守
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運糧為患更重忽若反叛勞廢更

多粗設網紀自然久定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
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且擒之技唯
知詭謀狡筭恣情割剝貪饕劫畧精以為常煽動酋渠
遺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慙耻提挈
子弟嘯引兇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劔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
千餘戶見散在彼州專州掠奪為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
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為群蠻所殺
前朝遣即將趙武貴討擊武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無遺
又使將軍李義德等往征即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遂
廢諸葛亮稱置官苗兵有三不易言其乃驗至垂拱四年蠻
即將王善寶晁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
出姚府管內更不擾蜀中及置州後錄事參軍李陵為蠻

所殺延載中司馬琛益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搃
擾于今不息且姚府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
官以化俗防姦無耻無厭狼籍至此今不問夷夏負罪並深見
道路劫殺不能禁止一朝驚擾為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隸
嵩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廢於瀘北置閩百
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增嵩府兵選擇清良宰
牧以統理之

歷觀前代自夏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
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為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
哲以免自魏晉以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總二三
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思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
德可思故傳嗣之王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雖以大

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思崇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
思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代之階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待當年而
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唯以節儉
於身思加於人二者爲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
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
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總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
出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千里春秋夏暑無虛時
雖及母有恩詔令其減者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湏人徒行文
書役之故臣每誨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爲陛
下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
復行於分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爲殿惟
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紡害女詔除之

所以百姓又安後至孝武帝窮奢極侈而承文祖故人心不動
向使高祖之後卽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跡
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器物并諸王妃公主服飾議者
皆不以爲儉聞作法於法其弊猶亂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
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若此而况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歷外事卽
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竊尋往代以來成敗之事但有
黎庶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滅亡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
全者凡脩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
益也故人主每見當代之亡則知其政教所由喪而皆不知其
身之失是殷紂笑夏桀之亡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
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
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

不誠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飢饉一匹絹終得一斗米而天下帖然
百姓知陛下甚愛憐之故人言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
一匹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
今所營爲者頗多不急之務也故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蓄
全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
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
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王充李密未必能聚大眾但
貯積者固是國家之常事也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
而強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躬
己爲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敬且舞矣若人
既勞矣而用之不息使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警
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

而已古詩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寔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
欲勵精爲政下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憫矣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
梁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傳相制之
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誼言爲是臣竊觀諸將功臣
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略振主如韓
彭之徒難駕御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
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是
諸王皆爲樹置失宜不先爲節制以至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
私愛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
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見恐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
寵樹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

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衣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吝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立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之

古先哲王文學官所以掌教國子以六德六行六藝三教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民成俗必由孝乎孝之于人其用蓋博故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小學以化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故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孝而成者也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載餘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孝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昇班寒族常流復因

陵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爭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籍際會八仕尤多加以謬邪兇党來俊臣之屬妄執威權恣行枉酷陷正直之伍死亡為憂道路以目人無固志罕有執不撓之懷狗彘公之節偷安苟免聊以卒歲遂使綱領不振請托公行選舉之曹彌長踰濫隨班少經術之士楫多庸瑣之才徒以猛暴相誇罕能清惠自勗使海內黔首搔然不安賴陛下憂勞頻有處分然革弊斯近此風尚餘州縣官察貪鄙未息而望事必循理俗致康寧求之於今不可得也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聞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即令進集王公以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伏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尚儒師盛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說之會使士庶觀聽有所發揚弘獎道德于是乎在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延擯舉足咸知所向然後審持衡鏡

妙擇良能以之臨人寄之調俗則官無侵暴之政人有安樂之心
居人則相與樂業百姓則皆忘桑梓豈復憂其逃散而貧窶哉今
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祖調減耗國用不足治人之急尤切于茲故
知務學之源豈唯潤身進德而已將以安人利國安可不務之哉
自三代哲王以降奄有天下者未嘗不崇建太學尊重名儒習于
威羽籥之容盛樽俎揖讓之禮以興教化以致太平天子親舉皇
太子行齒胄之禮斯所以化成天下也故記曰如欲化民成俗必
由學乎當征討之急則先武士丁治平之運則尚文德 柄相須百
王不易故漢光武于兵革之中投戈講藝魏太祖于撥攘之際崇立學
校歷代之于儒道如此急也後漢儒學之盛大學至有三萬人諷先聖之
言酌當代之務鴻名碩德匡國濟時未有不遊于太學以躋于顯
位者也國家自高祖初立關中便修大學并為功臣宗室子弟別立小學

建黌舍大加儒訓增置生徒各立博瞻鴻儒碩享盛于朝列眉疑應
問酌古辯今咸徵經據並傳師法故朝廷無不根之論蕃夷有慕
義之名風教大成禮樂咸備貞觀之理謂之太平至于開元中亦
弘國學之制後覩儒道之盛故太學興廢從古及今皆興於理化
之時廢于衰亂之代所以俾風俗趨末而背本好虛而忘實蓋由國
學廢講論之理儒者靡師資之訓自是以降不本經義不識君臣
父子之道不知禮樂制度之方和氣不流悖亂遂作其師氏之廢
如是之害也今天下遭逢聖明蕩除瑕穢前代所不能舉百王所
不能行而陛下行之萬方傾耳兆人企踵思望聖化希承德風而德
盛道光闕絃歌之雅詠政流化洽鮮儒學之高風頃自羯胡亂華
乘輿避狄中夏凋耗人流離儒碩解散國學毀廢生徒無鼓
篋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譏馬廐園蔬殆恐及此伏惟陛下挺超代

之姿發振俗之令復宗太學重延碩儒精選生徒獎寵博士備
徵天下名德專門之士增飾學中屋室厨饌之儒制殿最講習
之優劣彰明義訓之得失明立科品使有懲勸拔萃出羣者庶之
以祿廢業怠教者寘之以刑自然儒雅日興典墳日重先王之道日
盛太學之訓日宗陛下垂拱明庭受釐清禁使師氏教德不獨美
于周時橋門觀化豈謝于漢日伏希天造特鑒愚言起茲廢墜弘
於教化冀裨聖教以助皇風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綱
紀禮法之準純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網尚
疎法令宜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疎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
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于別准格敕令察
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

大摯首種不入蔡邕月令章句云太陰新休少陽尚微而行冬令
以導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祈陽者也太陰于時雨
雪而霜故大傷首種首種謂宿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為
沍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長也今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陰政
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雪霜損稼夏麥不登無所救
入也伏望天恩不違時令至冬教習以順天道

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
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
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于夏殷者也詩人
矜薄伐于太原美化行于江漢是則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
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略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
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于

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寔以爭碣磧東走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為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于野女子不得蠶于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于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籍四帝之儲寔于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于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故能為天所祐也昔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逆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朽桡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蓺

稷黍豈不懷歸畏彼罪罟念彼蒸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辭也上不是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飢饉蜀漢逃下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為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尅平九姓冊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剖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比則近日之令典綏邊之故事 見阿史那解瑟羅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為可汗遭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見請損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寔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恒代

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寔矣况緱撫夷狄蓋防其越逸苟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較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為不勤修政故也伏惟陛下棄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為念但當教邊兵謹守備蓄銳以待敵待其自致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遠斥候聚軍寔蓄威武遂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入必無獲虜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

唐會要卷第九

唐會要

第三冊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會要卷第十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
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
二千戶實封四百戶臣王溥纂



親拜郊 雜錄 親迎氣 后土 籍田

籍田東郊儀 九宮壇 皇后親蠶

親拜郊

尚書輯五瑞觀四岳謂舜始即位見四方諸侯以合符於天子受小
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言湯王天下大小國諸侯皆來見湯能通達
以禮義也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
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遠近莫不至受命之君天之所興四方莫
敢違夷狄咸率服故也何謂五輯謂珪璧琮璜璋也禮曰天子珪尺



二寸又曰博三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半珪為璋方中圓外曰璧半
璧圓外曰珪圓中牙外曰琮禮記王度曰王者有象君之德燥不
輕濕不重薄不橈廉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寶之夫子純玉尺
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也五王者各何施
蓋以為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
之事也珪以為信者何珪者允上象物皆生見於上也信莫著
于作見故以珪為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為言潔也
上允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禮順備也在位東方陽見義於
上也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道安寧而出財物故以
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於陽也陰德盛於內故見
象於內位在中央璧之為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
用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璜所以徵象何璜者半璧位在

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
召也不象陰何陽始物徵未可見璜者橫也負尊之命也陽氣
橫於黃泉故曰璜璜之為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
威命所加莫敢不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璋以發兵何璋半
珪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
其陰何陰始起物尚凝未可象也璋之為言明也賞罰之道
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故謂之璋琮以
起土功發衆也位西方西方陽收功於內陰出城於外內圓象陽
外真為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五
玉所施非一不可勝條畧舉大者也合符信者謂天子執琕
以朝諸侯諸侯執珪以覲天子琕之為言瑁也上有所冒下有
所覆故覲禮曰侯氏執圭升堂尚書大傳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

又曰諸侯執所受圭與璧朝于天子無過者復得其珪以歸其拜
有過者留其圭能正行者復還其圭三年珪不復少絀以爵圭
所以還何以為琮信瑞也璧所以留者以財幣盡輒更造何
以言之禮曰圭造尺八寸有造圭門得造璧也公圭九寸四
玉一石何以知不以玉為四器石持玉也以尚書合言五玉
也臣見君所以有贄何執者執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悞
也王者緣臣子心以為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公侯以
玉為贄者玉取其燥不輕濕不重公之德全卿以羔者取
其群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可黨也大夫以鴈為贄
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職在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當能
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為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攝之
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曲禮曰

卿羔大夫以鴈士以雉為贄庶人之贄疋童子委贄而退野外軍中
無贄以纓拾矢可也言必有贄也疋謂務焉也卿大夫贄古以麇鹿
今以羔鴈何以為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
外謂羔跪乳鴈有行列也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
顧右贄執麇明古以麇鹿今以羔也卿大夫贄變君與士贄
不變何人君至尊行美之物以為贄士賤仗節死義一介之
道也故不變私相見亦有贄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朋
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賑窮告急之意中心好之
欲飲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至意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
相見以鴈士冬以雉夏以脯也婦人之見以棗栗暇修者
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
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暇修者凡內修隱也又取

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夏修者脯也故春秋傳曰宗婦
覲用幣非禮也然則棗栗云乎暇脩云乎子見父無贄何
至親也見無時故無贄臣之見君以義合者也得親拜郊
行事者得親供養故贄己之誠副己之意然後合乎時
宜故古所以有贄也

雜錄

臣所以有諫君之義盡忠納誠也愛之能無勞乎忠焉能無
誨乎孝經曰天子有諫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
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
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
不義天子置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以順左輔主修改 不法
右弼主紀周言失傾前疑主 度定德經後承主 正常考

夫弼興道率主行仁夫陽變於七以三成故建三公序四諍列七
人雖無道不失天下杖辟賢也諸侯諍不從得去以屈尊中卑
孤惡君也去日某負性頑鈍言愚不任用請於避賢如是
之是待以禮臣待放如不以禮待遂去君待之以禮奈何
曰予熟思夫子言夫得其道今子不過且留聖王之儀無
塞賢之路夫子欲何之則遣大夫送至于郊必三諫者何以為得
君臣之義必得於郊者忠厚之至也冀君覺悟能用之何以必
三年古者臣下有大喪君子年不呼其門所以復君思今已
所言不合於禮義君欲罪之不可得也援神契曰三諫待放
復二子復盡惓惓也所以言放者臣為君諱若言有罪放之
也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於冀君用其言耳事已
行冀各去無為留也易曰介石不終日貞吉論語曰三日

不朝孔子行臣待於郊者君絕其祿者示不欲去也道不合耳
祿參三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使終祭宗廟賜之環則反賜之
玦則去明君子重耻也王度記曰反之以玦其不待放者亦與之
物明有介主無介民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疆土或曰天子之臣
不得言放天子以天下為家也親屬諫不待放者骨肉無相去離
之義也春秋傳曰司馬皮曰請處乎此臣請歸子皮者楚公子也
時不待放士不得諫者士賤不得預政事故不得諫謀及之得國
盡其忠耳禮保傳大夫進諫士傳民語妻得諫夫者夫婦榮取共
諫夫不改其地也諫不從不得去之矣不娶妻非諫正也故一與齊終
身不改其地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却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
也指諫者禮也指君顏色不悅且却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
于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為君不避喪身又之性也孔子惻隱
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故
曲禮曰為人臣不顯者纖微易見於外如詩所利也若過惡已著
民蒙毒螫天見灾變事白異露作詩以刺之幸其覺悟也明王所

以立諫諍者皆為重民而求己失也傳曰於是立進善之旌懸誹謗之木
建招諫之鼓王者立史記事者以為臣下之議詩人之所以取法則也動則當應禮
是以必有記過之史微膳之宰礼王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礼保傳曰
王失度則史書之士誦之三公進讀之宰夫徹其膳是以天子不得為非故史之
義不書則死宰不徹膳亦死所以謂之死何明王者使為之也謂之害何宰制也
使制法度也宰所以徹膳何陰陽不調五穀不熟故王者為不盡味而食之禮曰
一穀不升不脩鷄鶩二穀不升不脩三牲人臣之美當掩惡揚美所以記君過何各有
所緣也使惡者謂廣德宣禮之臣所以為君隱惡何君至尊故設輔弼置諫君不當有遺失

親迎氣

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莫不
溫潤而和故聽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干戚習俯仰屈信
容貌得齊焉故樂以宣八風之氣親而迎之覺上下有節此謂大
得民也屈已敬人君子之心故孔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吾
何以觀之哉夫氣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所以尊天地
殫鬼神序上下正人心也夫禮貴忠何禮者盛不足節有餘
使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富貧不相懸也樂尚雅雅者古正也所

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谷男女錯雜為
鄭聲以相悅懌故僻邪皆生色之聲也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
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飢寒何樂之平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陽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陰制
度於陽故言制樂象陽禮法陰也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為
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稱禮
祀新邑春秋傳曰昌何為不修乎近而修乎遠同已也可因先
以太平也必復更制者示不襲也又天下樂之者樂者所以象
德表功殊名禮記曰黃帝樂曰咸池顓頊樂曰六莖帝嚳樂曰五
英堯樂曰大章舜樂曰簫韶禹樂曰大夏湯樂曰大濩周樂曰
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皇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
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載咸蒙德施也顓頊曰六莖者言和律

曆以調陰陽莖者萬物也帝嚳曰五英者言能調和五聲以養
萬物調其英華也堯曰大章大明天地人之道也舜曰簫韶者舜
能繼堯之道也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
大夏也湯曰大濩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周公曰酌合
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
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
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
定天下故樂其武也周室中制象湯樂何殷紂為惡曰久其惡
最甚割涉剝胎殘賊天下武王起兵前歌後舞尅殷之後民人
大喜故中作所以節喜盛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
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
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故春

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曰大夫士琴瑟御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為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佾為行諸侯四佾為行諸公謂三公三王後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王者有六樂者貴公美德也所以作供養頌先王之樂明有法示二其本興已所以自作樂明作已也樂所以作四夷之樂何廣及之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詩云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樂元語曰受命而享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其所自作明有制與四夷之樂也故南夷之樂曰雜合觀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古先王順命重茹也此言以人得之先以文謂持羽毛干戚儻也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四夷之樂持羽舞坐時藏也誰制夷狄之樂以為先聖王也先王惟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夷狄安樂來

朝中國於是作樂於南之為言任也任養養萬物味之為言味也味者萬物老衰禁者萬物禁藏侏離者萬物微離也而生一說東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戚北方擊金夷狄質不如中國中國文章但隨物名之耳故百王不易戚二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以為禮者身當履而行也夷狄之人不能行禮樂者聖人作為以樂之耳故有夷狄樂也殊為舞者以為使中國人何以言之夷狄之人禮不脩恐有過誤也作之門外者何夷在外故就之也夷狄無禮義故不在內明堂制曰九夷之國在東門之外所以知不在門內也明堂記曰禹納蠻夷之樂於太廟言納明有日也曰四夷之樂者何謂也以為四夷之外無禮義之國數夷狄者從東故舉本以為之總名也言夷狄者舉終始也言蠻舉遠也言舉惡也則別之東方為九夷南方為八蠻西方為

六戎北方為五狄故曾子問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百姓之難至者也何以知夷在東方禮王制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又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西方曰戎被髮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東所以九何蓋來者過九之為言究也德徧究故應德而來亦九也非故為之道自然也何以名為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為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一說曰名其短而為之制名也夷者

無禮義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名也北方太陰鄙却故少蠻虫難化執心違邪戎者強惡也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論語曰八佾舞於庭書曰下管鞀鼓笙鏞以間降神之樂在土何為鬼神舉故尚書曰戛擊鳴球搏附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何以用鳴球

搏拊者何鬼神清虛貴淨賤鏗鏘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所以日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正有徹樂之法焉所以明至尊着法戒也王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脯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弟子職暮食士偃禮士也食力無數庶人職在耕桑戮力勞役飢即食飽即作故無數禮樂者何謂也禮之為言履也可履踐而行樂者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聲音何謂聲鳴也聞其聲即知其所生音者飲也言其高下清濁和而相飲也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五聲者何謂也宮商角徵羽謂宮金謂商木謂角火謂徵水謂羽月今日

德在木其音用又曰盛德在火其音徵盛德在金其音商盛德在水其羽音所以名之為用者躍也陽氣動躍徵曰止也陽氣止商者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羽者紆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宮者容也含也含容四時者也八音者何謂也樂記曰土曰填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故此八音也法易八卦也萬物之數也八音萬物之聲也所以用八音何天子承繼萬物當知其數既得其數當知其聲即思其形如此蚺飛蠕動無不樂其音者至德之道也天子樂之故樂用八音樂記曰填坎音也管民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也鐘兌音也柷啟軋音也填在十一月填之為言勳陽氣於黃泉之下勳蒸而萌匏之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管笙者太簇之氣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正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

故謂之笙鼓震音煩氣也萬物憤慈震動而生雷以動之温以暖之風以散之雨以濡之奮至德之聲感和平之氣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神明報應天地祐之其本乃在萬物之始耶故謂鼓也鞀者震之氣也上應卯星以通王道故謂之鞀也箏者中之氣萬物生於無聲見於無形侈也箏也故謂之箏箏者以祿為本言承天繼物為民本人力加地道化然後萬物戮也故謂之箏也瑟者畜也閔也所以懲忽宮商角則宜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四時和四時和然後萬物生故謂之瑟也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有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疎所以有親也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

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鐘之為言動也陰氣用事
萬物動成鐘為氣用金聲也鑄者時之氣聲也節度之所生
也君臣有節度承順天地序迎萬物天下樂之故樂用祝祝始也
致終也一說生祝鼓蕭瑟埴鐘磬也如其次笙在北方祝在
東北方鼓在東方琴在南方埴在西南方鐘在四方磬在
北方聲五音八何聲為本出於五行音為末象八風故樂記
曰聲成文謂之音知音而樂之謂之樂也問曰異說並行則弟
子疑焉孔子有言吾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志之也知之
次也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天之將喪斯文也樂亦在其中矣聖人
之道猶有文質所以據其說述所聞者亦各傳其所受萬物
相逼而已

后土

后土之來王者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
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
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之祭而祭也尚書曰乃社於
新邑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稷者得陰
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為長也歲再祭何春求穀之義也故
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人社援神契曰仲春獲禾報社祭
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王制
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宗廟俱太牢社稷
獨少牢何宗廟社稷所以廣孝道也社稷為報功諸侯一
國所報者少故也王者諸侯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禮記三
正曰王者二社為天下立禮曰太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
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太社為天下報功王社為

京師報功太社尊於五社土地久故而報之王者諸侯必有誠社何示有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自言與天地絕也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着明誠當近君置宗廟之墻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為宗廟之屏示賤之也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典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論語曰辟言之宮墻下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祭義曰右社稷左宗廟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為報功也禮祭法曰大夫成群立社曰置在月令曰擇元日命人社論語曰子路使子羔為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不謂之上何封土為社稷敬王也為社立祀治謂之稷或曰稷不以稷為社故不變其名事自可知

也不正月祭稷何禮不常存食養人為用故立其神社無屋何達天地氣故郊特牲曰太社稷必受霜露必受以達天地之氣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識之使民人望見師敬之義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亡篇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王者自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其壇大何如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太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謹敬潔清也祭社有樂樂記曰樂之施於金石絲竹越於聲音用之於宗廟社稷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如之何孔子曰廢臣子哀痛之不敢終於禮也

子簡 籍田 六十四 卷四十五 漢書 卷四十五 籍田 六十四

上古之世其籍田以供無為而治者以道化下不竭物以充欲不勞人以樹威德兆之心如戴父母兵革不試四方來同苟或昧於德綏務以力勝士旅疲耗烝黎困窮幸以成功豈云有補李懷光久從戎旅頗著勤勞拔於等倫授以旄鉞誓師河朔奔難奉天有夷亮嫉惡之誠有弭患釋圍之績得介元帥仍升上台秉心匪彝自底不類怙衆貪亂附姦脅君再用遷幾危宗廟率土之人咸懷奮擊昏迷不返悖慢逾彰義在救人農事始起以供交廣之路故后稷之躬耕人望之以其淵源遂便安置中外士民申明多是朔方舊人素蘊中義朱泚脅從究其本末情有足矜况能脅力同謀舉誠錄其成功咸與維新宜一切洗雪勿為瑕累並許其中効順

事績著明乃其本末亦無弗同觀古今以為之鏡此教之本也節度支營由觀察處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北平郡王燧惟嶽降神匪躬之節訓師懷盡其誠心奉行王室有崇讓之美東平郡王唐朝臣等並節著艱危功成討伐鎮于衝要隱若長城取彼亮殘進無堅陣比義同德廓清方隅宜增食于真封且延榮於胤子可各賜實封二百戶仍與一子正員官一自征役奄歷歲時略無寧息賴茲成効是有成功以充宴賞國之經制儲蓄救患之術繁興尤極農桑日廢井邑為虛委於溝壑傷夷未服而被于洛汭時稼穡瘁瘵烝黎重困然由徵賦不息征役未寧東餒流離寄命無所興言感悼焚灼于懷刑罰失中虐殄斯作致咎之本在予一人萬姓何辜

遭罹其災兢兢惕息不敢違安庶蠲下土之災用答上天之戒
其宣武等軍陳州等節度淄青等州節度河陽懷州節度
東都畿汝等州節度潞美軍澤潞磁邢等州節度保寧
軍節度成德軍恒深趙等州節度每管各賜米五萬石
所司即船運都於楚州受領賑給將士百姓等務令均洽
以惠窮困屬軍費方殷國儲尚歎今所賜賑給其數非
多猶慮孤惻或未周贍穀價翔貴何能自資江淮之
間連歲豐稔迫於供賦頗亦傷農收其有餘濟被不足
允孚收斂之術且叶變通之規宜令度支於淮南浙江東西
等量置場加價和糴米三五十萬石減價出糴貴從權便
以利於人無或勞煩重予不德方岳守將士省問鄉閭有可
以救歲之凶災除人之疾苦以茲節効良有可嘉所宜慰

安俾洽將士人承前所有一切釋放曠然昭洗與維新

籍田東郊儀

壬辰歲夏四月客自洛而至於東郊享用以禮接以義追思先
王之遺風至道之君垂拱無為以臨海內不理而人化不勞而
事成星辰軌道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歎三
代以來制作滋廣異文頊之變明利害之鄉威之以刑道之
以禮敦其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媮豈澆淳必繫於時耶
祇膺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乾居克勵如恐失墜憂濟
庶務夕惕晨興永惟前王之典謨是憲是則大禹以崇儉
法高宗以求賢興夏啓之征作周文之罰旌孝悌舉直言
養高年敦本業平均徭稅黜陟幽明勵精孜孜勤亦至矣
然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奸犯不息五教猶鬱

也鄉黨廢尚齒之儀蒸黎無安居之志賦日日減而私室愈
貧廉察日增而道愈濫意者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效異
也思欲剗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從考之於文
而有據備陳本末將舉而行無或憚煩略於條對自頃陰
陽舛候禋沴頻與仍歲旱不稔上天作孽然屢推凶失
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義厥罰常賜又曰堯天水旱數之
常也二者乖反其誰云從今人靡蓋藏國無廩積屢延卿
士詢訪猷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既聞嘉語亦已遵
行而停廢之餘所費猶廣俟轉糧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
搜粟於閩中則撓而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員則
多士靡歸中心浩然固知攸濟子大夫蘊畜才器通明古
今副我虛未森然就列寡昧極時之艱災畢志直言無有

所隱

乾元三年二月李華茂平生相知賢士大夫共康道理虛襟以
佇側席以求而群議紛然以見異指或牽古義而不變或趨
時會而弗經依違以來七年於茲矣國制多缺大夫博習墳
典深明教化褒充舉咸造于庭其極思精心喻未悟仲尼
叙禮樂修春秋先后考之於道淺深差等倫指明其義夫
知本乃能通於變學古所以行於今今之教人則異於是工
祝陳禮樂之器而不知其情生徒諱禮樂之文而不試以事
欲人無惑其可得耶將革前非故有良術克舜率天下以
義比屋可封桀紂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然則上之化下罔
或不從而三仁四凶較然自異有教無類豈虛言哉作樂後
風聞諸昔典夫至雅必淡至昔希聲聞侯列國之賢君猶曰

則惟恐窳矧彼流俗其能化乎將使天地同和災沴不作黎人丕變姦匿不萌何施何為以致於此王者制禮必因其時故忠敬質文更變迭救三代之際罔不由之自秦剗古法漢雅霸道紛綸千祀王教不興國家接周隋之餘俗未淳一處都邑者利巧而無恥服曰畝者朴野而近愚尚文則彌長其澆風復質又莫救其鄙俗立教之本將安所從自昔哲王惟以三正互用後之術士乃言五運相生以漢相火行則周為末德禮稱尚亦義例頗乖永言於茲莫識厥理九流得失之論歷代興亡之由王鄭識理之異同公穀傳經之優劣必精必究用沃虛懷

三代之際粲然可徵未嘗不文武並興農戰並務故能居則足食動則足兵兵足則威食足則固威則暴亂息固則教化行理國之本實在於此秦漢以降王制不脩選士廢射御之儀教人無蒐狩之禮即武者不知其稼穡力本者罕習於干戈於是異文武之人分辰戰之道守則之食征則鮮兵歷茲千年竟莫能復抑知者蓋寡將行之惟艱歎念之甚勤思繼前躅良以軍旅之士役戍靡寧勲庸既多爵秩咸貴俾服田畝慮興怨咨仰給縣官不可勝計由是版圖日減阡陌歲荒水旱小愆廩餉咸竭欲使軍人悅歸於耒耜儒者兼達於韜鈴田萊盡耕攻取必勝誘人恐易其術安施王者之師本於立德兵家之法方務出奇德以信成奇以詐勝理有違及將何造從宋襄成列而敗軍見嘉會策韓信決囊以推敵取貴漢朝然則喪國亡身豈霸王之道冒危乘厄非仁義之心所宜討論以定貶褒夫衆寡不敵克必以謀樂生下齊孫

子破楚魏武之勝袁紹姚泓成敗之由備陳本末古人有言
曰誅伐不可偃於天下又曰善為國者不師二端異焉其有深
旨子房序次兵法任宏論譟軍書指明異同詳錄名氏想
聞商畧擇善而行論道經邦興戎定亂執是二柄毗予一人
得諸全才康濟大難懋官胙土備舉彛章開府異同三司檢
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靈州大都
督府長史充靈鹽銀夏等節度管內觀察處置度支營
田押蕃落等使仍充朔方邠寧振武等道奉行永軍行營
節度副元帥柱國接煩郡王渾城神降才傑天資忠厚叶
于興運為國輔臣杜以盜起上京駕言出行狩羣充怙亂再
犯郊畿時乃書揚武成董制師律深居籌畫奸慝寢謀
當敵指揮士旅增氣危城克固我伐用張重以賊臣茂恩

養寇資亂再罹艱阻播越巴梁時乃并轡載馳執羈從
邁有見危致命之節有憂國滅私之誠凜然貞規介若金石
縱橫有夷難之略感激陳復國之謀分總偏師徑出重險秉
大節以誓羣師布寬令以省脅從帥次近郊推兇非抗車臨
近甸下邑如歸摧成功以不居期盡敵以自効率其全衆揚
旆前追雄威疾馳元惡授首柔德懷服餘黨歸心掃闡氛
昏安復園寢懋乃嘉績其維格天范燮之讓能取弁之殄寇
摠是二美城其有焉足以垂勳旂常垂美竹帛宜首台階
之列仍疇井邑之賦祇膺時命無替厥庸司侍中仍賜實封
八百戶餘如故

九宮壇

古者立壇以祀天地考正朔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

近不同化出隱有不得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曆計時月皆為民也尚書曰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尚書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太師陳時以既民命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為不從不從君流改制度衣服為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宮壇所以為四時交際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所以五歲巡狩何為太煩也過五年為太踈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

巡狩三年小備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為三公出為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迷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春秋穀梁傳曰古之君民以時視民之勤巡狩祭天何本巡狩為祭天告至尚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也王者出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歸假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稱告廟祖禰使祝遍告五廟尊親也王者將出告天者示不專也故王制曰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于禰類祭以配祖不曰接者尊無二禮尊尊之義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復留尊者之命至禰不謙不至祖即祭告天為告事也祖為出辭也義異告于尊者然後乃辭出王者

諸侯出必將主何示有所尊故魯子曰王者將出必以遷廟主行
載于齊車示有尊也無遷主以幣帛主告於祖禰廟遂奉以
出每舍奠焉蓋貴命也必以遷王者明廟不可空也王者立壇
以行天子之禮諸侯待境以守蕃為職也禮祭義曰諸侯祖廟
何明尊無二上也故禮坊記曰君適其臣升自阼階示不取有
其室也禮曰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王者出一公以其屬守
二公以其屬從也王者巡狩崩于道歸葬何夫太子當為喪主
天下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即如舜葬蒼梧禹葬會稽
子時尚殯故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何以知太平乃巡狩以武王
不巡狩至成王乃巡狩岳者何謂也岳之為言桶桶功德東方
為岱宗者言萬物更相待於東方也南方霍山者霍之為言護
也言萬物護也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西方為華山者華之為

言護也言萬物成熟可得護也北方為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
於北方有常也中央為嵩山言其後大之也故尚書大傳曰五岳
為岱山霍山華山恒山嵩山也謂之瀆何瀆者濁也中國垢濁發
源東注海其功著大故稱瀆也爾雅云江河淮海所稱為四瀆如此

皇后親蠶

昔文王之政以蠶桑為利而不失其時民不至於凍餒者非其耕
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因天地之利以教民成焉此衣服之便也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兆庶之務固自有本不以爭競
為心區域雖殊覆育寧別贊普天資仁德好生同心重修好至重
大信一立義無改移將垂百代之名而事之去就須定是非若不
辨明便成始息故親督成其業而黎庶咸孚邦家之大本永言慈
道堯想勞懷益誠所未孚故求之未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

遠晦跡丘園不求聞遠者丘園之本斯其大經聖人神疲力盡以行道開禮展樂以告人欲天下不忘乎溫良忠愍敬讓之心也後之明王又增以設學校立廟祀遠豆時修衣冕屨制其天下之書則稼穡整整林軸麗麗斯可謂教道之脩者也如是猶有不率其勸不由乎道者所以聖人憂其窳墮乃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何訓之示之之至而訓之于之之難也六國所所作其教人容動色理氣意之間以詭紹激訐桃固呼哩離合揣測反覆儉滑之術悉備於章讀之知六國之時得術是書者惟秦儀而已亦盜祿入國之秘經然自六經以降至于漸醜之後其中有數篇者乃今之粉兒乳子亦可與秦儀齒也至如捍合飛箝費時之常態是知漸醜之後不讀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覆載之中胷有心者有其謀然其謀則必為己而鮮為人也故有教

孜孜汲汲力於謀者得之則逸身豐家不得則嫉時怨命噫此真澆風薄俗者之心也豈古聖賢之心乎夫古聖賢未始無謀而不求利於身也不求利於身而利自及也何以明之堯舜有大寶之位不傳於子而傳於他人是為天下之謀得其君也大禹疏鑿橫流過其門而不顧啼嬰是為天下之人謀出其溺也后稷勤耕播殖百穀是為天下之人謀粒其食也其謀信何如哉古今語帝王者必首於堯舜論功德者無出於禹稷風馨億齡不復磨滅其利身又何如哉近世之謀則不然小者不過於謀衣食大者不過於謀祿位督之利天下者或未見謀嗚呼持是心而希其道侔於古人是猶欲越山海而捨梯杭其進也無由矣雖今聖人在上賢人在位其謀靡為不然恐蚩蚩者日用而不知也故因文以辨之且欲賢不肖皆公其心苟賢不肖皆公其心則三古之風日可復矣論

曰王氏之先蓋出於有周自后稷公劉迨乎太王王季以至文武成康累聖重光以成王業故能十世三十一百天所命也下及靈王厥德雖衰而天命未改有太子晉者登仙於伊洛之間其後代子孫遂稱為王氏者其綿系不亦遠乎既而姬氏運窮戰國蜂起有錯為魏將剪為秦將咸以武功翊扶霸業宏謀遠畧二國賴焉自秦至漢有吉有駿為漢代名賢自漢至晉有覽有祥為晉室公輔時徐州刺史呂虔檄祥為別駕虔有佩刀工者相之以為三公之器虔為祥曰苟非其人力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重故以相與祥固辭不獲而後受之祥在魏為司空大尉封睢陵侯晉武帝踐祚拜太保爵為公羊八十弟子職言桓衣而降獨以羔裘何取輕暖因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者取跪乳遜順也故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蒼士羔裘亦因別尊卑也所以必有紳帶示

謹敬自約整績繒為結於前下垂三分示有事也論語曰去喪無所不佩天子佩白玉諸侯佩正玄玉大夫佩水蒼玉士佩珉石佩即象其事若事天珮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婦人佩其鉞鏐何以知婦人佩玉詩云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